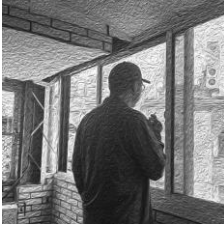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組 | 評審獎

星垂平野

〈沒有他方〉



個人簡歷 |

星垂平野，1972 年生，假釋中更生人，基隆高中畢業。2010 年 2 月，因兩件強盜案收押判刑，合併應執行 15 年徒刑，2018 年 1 月下旬假釋出獄。入獄前從事企業管理、行銷企劃，喜好音樂、文學。目前從事廣播公司播音員、駐唱歌手、詞曲創作、樂器教授等工作。獄中文學比賽多次獲獎；2017 年《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「鹹水雞的滋味」》/ 原著 · 改編。出獄後持續創作現代詩、小說、劇本；作品散見《有荷文學雜誌》、《台客詩刊》、《創世紀詩雜誌》等。

得獎感言 |

生命是豐饒的羊角，所有的過去，包括將近八年監禁的日子，對我而言都是一份禮物。人生，高高低低、走走停停，在這些起伏伏中，構築了所有生命的經驗。文字創作對我而言，是「自我探索」的微小過程。我得以知曉「我」與「存在」之間的相對關係；得以領悟「人」與「人」之間，情感的幽微互動。

藉由文字，我能探索「人之所以為人」的內在蘊涵。我將人生以文字壓縮、扭曲、延伸、揉捏、變形……我看到了沒有邊界的遼闊視野，也找著在這光怪陸離宇宙裡的立足點。出獄當天我問自己：這些年我學到了什麼？答案是：「珍惜平凡與感恩」。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以及評審的肯定，謝謝家人、女友曼曼、諸位好友、老師的支持、鼓勵；這是起點，不是終點。

◎非線性

結局是：我們從未分開。

一般來看，小說到此結束；我也該停筆。但你知道時間不是線性的，生活當然也不是。我們一輩子攀附在分針、秒針上，在一個又一個圓圈裡赤裸歡唱、赤裸死亡。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，所以我們哪裡也去不了，永遠在圈裡打轉。這與薛西佛斯無止盡地推著巨石「向前走」完全不同；對卡謬來說，無止盡地前行是徒勞荒謬的。但對我而言，真正荒謬的是「根本沒有前方」。那所謂的前方，不過是巨大圈圈的一場騙局。

說慢一些好了。從故事的結局「我們從未分開」來看（如果有所謂結局的話），這像是發生在許多人身上的愛情故事，但我不願意這麼寫。我任由意識、無意識在腦中爭奪主導權，像是遠方為了宗教、正義而緩緩割下敵人的頭顱。我清楚聽見十二年前她的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揮灑在純白的牆上，像一幅活的、靈動的抽象畫作，然後時間讓這一切迅速蒸發、消失……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。唯一能見證的，是我帶著自己和她的鮮血，緩步離開；恍惚走在街上。那時雲朵在藍天裡飄浮，鳥兒在飛翔……而頂上的炙陽：攝氏三十六度。我以死亡之姿疲累地蹲坐路旁，用上帝的視角冷眼觀看自己雙手。

我蹲坐路旁，光影和黑暗一同映入我的瞳、我的水晶體、我的視神經……大腦將那些模糊的人事物或是愛與恨，解讀成某些意義。我知道，大腦完全不能忍受無意義發生，於是就將現像翻譯成「我以為我知道的意義」，但這意義到底可不可信呢？我不確定。而這個故事就是這樣來的：從我蹲坐路旁開始，也從我蹲坐路旁結束。依然是一個圓圈，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……在那個時刻，有一種莫名美感緩緩升起，讓我覺得身心暢快，我優遊在生命與死亡並存的世界裡，一個存在同消逝的交會點上：我終於知道，原來我們從未分開。

深夜，黝黑壯碩的納許在騎樓寂靜的角落，對蒼白瘦弱的莉雅低聲說：「再過幾天我要走了，妳要跟著我嗎？」從他的臉上我看不出懇求或是期待，也許是光線不足，也許是納許在街頭生活得太久，失去了表情；我不確定。莉雅聽了，拿起手中的酒抬頭猛灌一口，咆哮著：「我想回家！回家！」酒是透明的，她的聲音也是透明的，我的大腦解讀：情感大概也是透明的。

納許冷靜地沒有回應，伸手搶過莉雅手中的酒。三人沉默了一會，我緩緩伸手拿了納許的酒喝完最後幾口，對兩人說：「走吧，別在這裡談這個……該回去睡了……」

繁華的霓虹雖然閃爍多彩，卻照不到騎樓的角落，我

猜三個人臉上都沒表情。我們起身走向離城市中心不遠處的廢棄車站，那個角落又更陰暗一些。已經有幾位朋友鋪好紙箱，三三兩兩和衣睡了，而瘦小癱腿的山姆，依舊褪下一半短褲慣性地露出下體入眠。納許帶著我找出在角落隱匿處藏好的紙箱，和三件略厚的髒污上衣，我們各自鋪好紙箱，披著上衣一如既往地入眠。

城市喧嘩，沒有寂靜的時刻。不時有海港的腥味、呼嘯而過的車聲，伴著七八個朋友的夢囈與紙箱入眠。我心裡想著適才納許和莉雅的對話，以及過去的模糊記憶；莫名的焦躁奔襲而來，我起身坐在鋪平的紙箱上點了根菸……

這幾個月，和納許、莉雅、山姆……七八個朋友在街頭生活，吃喝拉撒什麼都要從頭學起。過去在裡面學的是怎麼樣在雞兔同籠時和睦相處，像是雞有利爪尖喙，兔子只好伸長了耳朵，隨時準備快跑之類的。但一個幾坪大的空間，大概只能往開放的蹲式馬桶裡鑽……或是學會縮小身軀後，卡在那永遠擠不去的鐵窗縫隙裡……直到後來我才發現，唯一的方法是閉上眼睛，鑽進書本的文字裡，任由靈魂飄浮在無垠的暗黑中。

但在街頭要學的是怎麼樣在蚊蟲嗡嗡吸血的夜晚，伴隨城市車流轟隆隆的脈動入眠，或是什麼時刻到公益庇護

站可以拿到吃食。至於沐浴盥洗，對監獄而言的團體必要性，現在則變成了隨性的需求。雖然要學的東西不同，但這幾個月我發現本質上卻驚人地相似：

「裡面和外面，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。」我轉頭看向周遭和衣而睡的朋友們，七八個輕飄而出的透明靈魂，和成群吸血的蚊蟲聊天打交道，心裡想著這些事。

在裡面，為了躲避雞的利爪尖喙，我學會鑽進書本讓靈魂飄浮，在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，沒得選擇下的混亂記憶裡，有一句亂七八糟的話好像是：「人生而自由，卻無處不在枷鎖中」；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指「自由的荒謬與虛無」？我不知道。我似乎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不能確定；但我想這應該不是我的錯，而是一堆塞進我腦中，亂七八糟的書本彼此間的爭戰。像是老子的「柔弱勝剛強」，老是槓上尼采的「超人說」。而黑格爾的「正反合辯證」，與所謂的普世價值「愛、自由、和平」也不怎麼和諧。不過這不重要，我只是一個容器，這些莫名其妙的噪音塞進來，既是我也不是我。如果是我，我不應該這麼矛盾，如果不是我，那我又是誰呢？我有些疑惑……

周遭喧囂的車流聲，身體容器裡的對話聲，街頭朋友的夢囈呢喃聲，成群吸血蚊蟲的嗡鳴聲、燃紅菸頭的霹啪爆炸聲，山姆褪下一半短褲的淫笑聲，納許、莉雅昨晚在

公廁交媾的呻吟聲、十二年前她的動脈嘶嘶噴鳴聲……一波波聲響如雷鳴浪潮襲來。突然之間，我在焦躁不安裡下了重要決定：

無論如何，我非得將這些聲音用文字寫下。只要寫出來，這些令人瘋狂的噪音，就會變成啞文字。我讓喧囂埋葬在紙上；而我將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。墓碑上，用我在裡面學到的書法，大大地寫著四個字：「沒有他方」。

幾個月前，我從雞兔籠裡出來。抬頭看見十二年前的雲朵，依然飄浮在十二年前的藍天，而同一隻鳥兒還在飛翔……頂上的炙陽雖然如舊，但我搞不清楚當時是攝氏幾度。一時之間，過大的空間讓我產生墜落前的暈眩感，便蹲坐在路旁。無意識看著自己的雙手，卻清楚地聽見她在我的手掌用鮮紅冷冽的聲音說：「我要離開了……和他一起……」這幾句話和納許今晚對莉雅說：「再過幾天我要走了，妳要跟著我嗎？」當然是完全不同的意義。

我的心跳猛然急速跳動，靜默緩步走向廚房……接著遠方的嘶吼、掙扎、哀嚎的迴音，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，我像是為了宗教、正義而緩緩割下敵人的頭顱。純白的牆上，有一幅活的、靈動的鮮紅抽象畫作，搭配著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揮灑，直到寂靜……大抵是如此，他們說我剝下了她的頭顱。其實正確一點來說，應該還有一些皮肉黏在脖頸。嗯……從第一滴鮮血後，其實我真的不記得什麼

了。而我的身上也沒有任何痛楚，儘管我將自己的鮮血也從臟腑內大把大把的掏出。然後，我的鮮血和著她的鮮血，一滴一滴緩步在高溫的柏油路上，一滴一滴在我蹲坐的路邊迅速蒸發、消失。

我不知道鮮血是怎麼消失的，就像我不知道今晚的焦躁從何而來。或許是納許和莉雅今晚的對話；我不確定。納許再過幾天，就要結束這個海港城市的街頭生活，到另一個城市。他對我說：「終於有穩定的工作了……」我點頭問：「那莉雅呢？」他說希望能帶著她一起走。納許在街頭已經生活了三年，這幾個月教我打石子、綁鋼筋、搭板模、舉牌發傳單、參加廟會陣頭……他偶爾的收入花費在菸酒檳榔，還有和莉雅在廉價旅舍的性娛樂。他曾說，他的家在一個遙遠的城市，這幾年從一個陌生城市流轉遷徙到另一個陌生城市，是因為家裡「容不下他」。我不清楚是怎麼樣的容不下，是像雞兔籠那般窄小而容不下嗎？我沒多問。

「裡面和外面，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。」我腦袋裡又再次冒出這一句聲音。空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與自由有關係嗎？還是與時間有關係？我心裡煩躁不已，點了第二根菸。轉頭看向陰暗角落裡，屈身睡在納許身旁正說著夢話的莉雅。

莉雅蒼白的皮膚和臉色，在陰暗裡越發病態的突兀。倒是她昨晚和納許在公廁裡的呻吟聲，有些勃勃的生氣。她的家就在這個城市，偶然地負氣出走，和納許的命運有些相同，只是她還沒來得及開始流浪……她今晚對納許咆哮說：「我想回家！回家！」除了喝醉的原因，我一點都不意外。兩人在偶然又偶然的命運之鳥停在肩頭的片刻，有了短暫的相處，彼此各取所需；因為街頭生活對莉雅而言並不安全。我的意思是就她女性軀體而言，在街頭總有些危險。而壯碩的納許在獲取她同意的「性使用權」之後，便延伸出一張貼在莉雅臉上的保護標籤：「納許的女人」。那張標籤就像是臉上貼的「罪犯」、周遭朋友們臉上貼的「遊民」。我想這些標籤是不容易撕下的；當然，我們也不見得願意撕下這些光芒。而我想，莉雅大概也樂意帶著這個安全的標籤，以三十多歲的蒼白瘦弱，交換納許三十多歲強壯身軀所帶給她的性娛樂與安全感。

我知道她偶爾會偷偷回家換洗衣褲，偷些家裡的吃食、零錢回來。然後開始一場廉價的派對，廉價的飲酒、廉價的喧嘩、廉價的路人鄙夷的目光……但這些一個又一個的「廉價」，對我們這些在街頭流浪的人來說，一點都不重要。對我們而言，真正重要的是一處遮風避雨的溫暖角落、穩定的吃食飲水、盥洗處所、還有某種自在地隨意躺臥。如果能再有奢侈一點的希望，就是明日的點工和工資報酬。

我從納許身上學到周一到周五，如何走三十分鐘到底護站，領取一日二頓的吃食，學到用公眾場合、廟宇的飲水機裝水，學到清晨六點前，到募工地點爭取工作機會，學到周六、周日到教會參與敬神禮拜，領取麵包飲料……學到用最廉價的飲酒蹲坐在人潮中，忘形的社交娛樂……但無論如何，絕不會是所謂的「尊嚴」、「隱私」這麼「形而上」的想望；形而上是奢侈到極點的哲學，而我們身上，早已有了令人不敢直視的光芒。我腦袋中數百本亂七八糟，沒有分類的書這麼大聲地告訴我；那是難得的異口同聲、口徑一致。

十二年。腦中突然浮起這個數字，但時間對我已經喪失了意義。我不過是在圈圈裡無意義地計數著圈圈，而這些數字除了帶來衰老、死亡，還有什麼意義呢？我不願意回到那些人所謂的「穩定正常」的生活裡，我想是因為我會被一個又一個圓圈套頭而窒息。我已經厭倦窒息了……太久、太久……我只想順暢地呼吸。在海港城市陰暗的角落裡，我點了第三根菸；待會還得去買瓶酒、買包菸。

幾天前，納許和工頭發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爭執。在募工點名結束時，納許帶著我大聲質問：「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工作了，為什麼不是我們？」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聽了後竟然笑了，心裡冒出一句沒說出的話：「為什麼要是我們……」。小貨車上穿著綠色吊帶工作服、藍色雨鞋的

工頭，用帶著嘲諷的眼神嚼著檳榔說：「明天你們就知道了……」後來，工頭說有一份三年的粗工在等著我們。那是另一個遙遠的城市；有寮舍住所、有一日三餐免費提供、有休假日、有穩定的收入。因為工頭的老闆承攬了一個隧道工程，需要年輕體壯的工人，納許和我正適合。

但我想了想後，決定拒絕這份工作。納許很不高興地問我：「漢威，從你來的第一天我教你這麼多事，就是要離開這裡、穩定生活，現在為什麼不和我一起去？」我搖搖頭說：「去哪裡都一樣的，這裡和那裡，其實都在圈圈裡……我要呼吸……」納許當然沒聽懂，但也沒多問，我沒怪他不懂。其實，連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。

這一份穩定工作的好消息，在昨天發酵了。我和眼前這些橫七豎八躺臥的朋友，為了慶祝納許不用再繼續待在街頭，每個人拿出不多的零錢銅板，湊出了一場喝得爛醉的派對，尤其莉雅整個放開了狂喝。所以在我半夜起身去公廁時，才聽到兩人的呻吟聲。

很令人懷念的呻吟聲啊……但自從十二年前她口中說出：「我要離開了……和他一起……」之後，那呻吟就轉調成了嘶吼、掙扎、哀嚎。像是樂譜裡一部漫長的樂章，從一個主題動機轉進入另一個主題動機時，我不顧臺下聆聽的數百名觀眾，倏然停止了指揮臺上優雅的律動，走向

我最愛的第一提琴手問：「妳為什麼要離開樂章裡的情感？」然後等不及回答，就在舞臺上瘋狂摔裂她的提琴，用鋼弦絞斷她的頭顱，優雅地用她僅剩的弓，刺入自己的臟腑。然後，帶著兩人的鮮血走上指揮臺鞠躬，離開舞臺，恍惚地走在街上，蹲坐路旁。直到遠方警笛聲響起，冷冽金屬銬上雙手，送我到醫院……進入雞兔籠子裡。

在醫院時，西裝筆挺的律師、黑袍鑲紫邊的檢察官、黑袍鑲藍邊法官問了我一些問題，但到底問了什麼，其實除了衣服的顏色，我都不太記得，我想是因為那一點不重要。他們將她的照片攤在我的眼前，頭顱以詭異的角度放在她的肩後，美麗的眼睛睜大著寫滿了驚恐；鮮紅的或暗紅的、生命的或死亡的，都塗抹在那面我熟悉的純白牆上。唯一記得他們最後對我說的一句話是：「有期徒刑十八年……」我不懂為什麼是「有期徒刑」，也不懂為什麼是「十八年」；後來隱約聽見律師用吸血蚊蟲的嗡鳴聲告訴我：因為我用她的弓刺入自己的臟腑，我殺了自己。

十二年，我離開雞兔籠子時大概已經四十歲了吧，時間對我雖然已經沒有意義，但用來註記蒼老衰頹與死亡，不失為一個好用的工具。蹲坐在讓我暈眩的藍天下，身上帶著這十二年累積出的可笑勞作金，起身走在陌生的路上，陌生地張望一路的陌生，直到某個不知名的車站。我沒有猶豫，搭上一班往故鄉的火車，回到我自小熟悉的海港城

市。下了火車，我沒有目的地，向著眼前的港口走去。海風徐徐吹來，港口城市十多年沒什麼變化，空氣中特有的腥味，衝入我的靈魂裡。那位獨自和大馬林魚搏鬥的老人，是不是一輩子都在聞嗅這種氣味呢？這種氣味，似乎可以讓人逃離任何大的、小的空間，所以難怪海明威最後會舉槍；我想，是因為他想去抓另一隻大馬林魚。

回到故鄉海港，我沒有選擇回家。「家」這個字對我而言是虛幻空無的。像納許、莉雅和褪下一半短褲的瘦弱山姆所說：「容不下……」對他們而言，容不下或許是空間容不下、相處容不下，也或許是經濟上的容不下，我不確定。但對我而言，這十二年，我一個人孤獨地飄浮在雞兔籠子裡，藉著昏黃的燈光，鑽進暗黑空間裡的文字。沒有所謂的家人、親友探望；因為當初泛黃的紙上聳動地寫著：「冷血斷頸，又一情殺」。我猜沒有人願意和這八個字搭上任何一點關係。但我又想：其實血是熱的，而且皮肉還黏著脖頸，所以不是斷頸。至於情殺，我也不這麼認為，因為我是想殺了自己。雖然他們都寫錯了，不過這都不重要。十二年過了，還有什麼是重要且值得記憶的呢？

漫步在海港，我看見有些行人，把自己用美麗的五彩紙張包裝成盒子，而且在盒子繫上緞帶材質的高級蝴蝶結，像是隨時會乘著海風翩翩飛起。走著走著，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，四周全是各種漂亮的盒子；除了蝴蝶結，有的還

繫上領帶。感覺是滿街的梨子和蘋果在藍色的海港以蝴蝶之姿飄蕩。直到我看見納許和莉雅兩人以真實的面貌，自在地閃耀光芒，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上蹲坐飲酒，我立刻想到第歐根尼「像狗一樣活著」的驕傲生活，當下我立刻決定拒絕當亞歷山大。

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們，找好適當的角度，刻意避免遮住他們身上的陽光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剛從裡面出來，沒有地方可去……請問，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坐下嗎？」我邊說著邊掏出我的雞兔同籠證明書。但出乎意料，回答我的不是納許，而是喝醉的莉雅舉手一揮，用超越王者的尊榮自信大聲嘶吼：「來！坐下！一起喝酒！身上有沒有錢？再去買兩瓶！以後就跟著我們！」我看向納許，他一臉的無奈……就這樣，我開始和納許、莉雅、山姆這些朋友們，一起在街頭生活了幾個月。而頗令人厭煩的隔天觀護人報到，以及之後每個月兩次的假釋報到，因為我理智地選擇回到戶籍故鄉，沒造成多大的困擾。

我終於想起來了：「人生而自由，卻無處不在枷鎖中」，是盧梭那個驕傲的天才說的。「裡面和外面，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。」又大聲地在我腦中響起。我冷靜地想，這些話為什麼一直出現？大概是因為我的枷鎖始終戴在頸上、標籤貼在額頭。既然如此，人怎麼會生而自由？盧梭似乎錯了，生而自由只是一種幸福的假設，「枷

鎖」才是生命中經過證明的事實。我點了第四根菸，望向睡夢中不忘撫摸下體的山姆。

莉雅一直很討厭他，因為山姆睡著時永遠慣性地褪下一半短褲。看著山姆裸露的下體，我懷念起曾經聽過的所有呻吟聲。昨晚聽完納許和莉雅在公廁交媾的聲音後，我回到角落搖醒瘦小癩腿熟睡的山姆問：「要不要去走走？」山姆在睡夢中拉起他的短褲意識不清地問我：「什麼……什麼走走？」我說去找女人，他立刻眼放金光，精神抖擻坐起：「你身上有錢？」我點點頭。十二年的勞作金雖說不多，但這幾個月，我一直沒怎麼動用，去找廉價女人還是夠的。

過去在雞兔籠裡，沒有酒精。每日限量的十根菸，是肉體救贖的半個希望；而另外一半希望，就是讓疲懶的蝌蚪，拖著無力的尾巴在 X、Y 的二次元紙本裡急速切換，在斑剝潮濕，僅容轉身的開放蹲式馬桶裡沉浮。雞或兔看著二次元的吉澤明步弄擺誘惑之叢裡的二百磅濕潤銅版紙，誌記著青春性感裡的躁動。大多數的時候，體內不安的交配慾望只能與單手為伍。

從某一個普遍的一刻起，「夢遺」就成為不可能的奢侈娛樂。狹小的空間，沒有雌激素的二十四小時，雞或兔自然將「自瀆」解讀成「救贖」。於是，自由僅是前仆後

繼的一檔至四檔、是摩肩接踵的交棒與擊掌；狂喜，伴著嘩啦啦的水流聲沖刷。有時，三十秒或三分鐘是彼此戲謔的音符。覺得射精後扭曲的表情是丑角戲碼的兔子，自然會將薄薄的被單權充遮羞布，擋在慾望的入口。而不需遮掩的雞，就以大馬金刀的姿態狂瀉、抽搐，將無力的蝌蚪經由尿道，排擠到陰暗的馬桶天堂。

這些雞兔籠裡有關慾望的記憶，在出來後幾天，我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這幾個月，我用不多的勞作金，先後找了二次女人；昨晚是第三次。我和山姆兩個人先去公廁努力擦拭了體內隱隱的王者光芒，並讓狂歡後的酒精稍微揮發，努力地以一種「平民」的姿態，走在霓虹閃爍、喧嘩不止的城市。紅燈區裡曖昧的奢侈慾望，離廢棄車站有二十分鐘距離。我刻意緩步讓山姆走在前方，看著他一瘸一瘸的步伐向慾望飛奔。

聽其他朋友說，原本山姆的腳是正常健康的。但一次工作意外後，腳傷就一直無法痊癒。當然，不會有所謂的工傷保險、工傷醫療，或是社會救濟這麼奢侈的補償。於是他便任由腳傷以一種「自然療法的態度」癒合。但有時候「自然」並不會那麼「自然」，於是山姆的腳癱了，只能偶爾像雕像一樣佇立在街頭舉牌。風或雨、烈日或寒冷，都動搖不了他與柏油路之間的生根連結。沒工作時，山姆就會拿著破紙碗坐在騎樓、地下道、天橋上，機械式地點

頭換取銅板。我曾問他：「就這樣子嗎？」他回答我：「就這樣子，沒什麼不好……只是度日子……」偶爾，夜晚他帶著幾百塊銅板回來廢棄舊車站時，會順帶兩瓶廉價的酒，讓七八個朋友分著喝；讓我們的情緒溶解在酒精裡，順著血液安然輸送，由肝臟平撫，尿道排出。

我們在夏季的炙熱裡環抱取暖，因為寒冷的人潮不停地在海港城市來來往往地吹拂。夜間不只有嗡嗡吸血的蚊蠅，還伴隨有雷鳴陣雨。而日間，港口巨大豪華的遊輪，以一種壓迫性的姿態遮住我們身上的陽光，我不時用唐吉訶德的對抗巨人的勇氣對遊輪狂吼：「閃到一邊去！不要遮住我的陽光。」我們是邊緣的一群，也是王者的一群。邊緣是一種弔詭的概念，因為到底哪裡是中心？又是由誰定義呢？殺人犯、遊民、街友、乞丐、妓女、性工作者……我們身上閃爍著光芒。這些光芒異常尖銳，那些將自己裝扮成美麗漂亮的盒子，不免將目光以一種詭異的角度飄向他方，因為只要三秒，尖銳的光芒便會照瞎他們的雙眼、刺穿他們恐懼的臟腑；而我們像狗一樣，驕傲地活著……

我和山姆走到鐵道邊的紅燈黯巷時，像狗一樣貪婪地嗅聞曖昧霓虹發散的費洛蒙氣味。不知何時我發現，黯巷裡的男女包含我自己，全都只穿著上衣，裸露著下體。但我沒有意外；原本這就是明買明賣的交易，沒有那麼多的道德意涵。道德是法律的上限、宗教的底線，道德這兩個

字輕飄飄地，浮在人間的律法和神聖的宗教間。我的腦袋亂七八糟，冒出不知是誰說的一句話：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」這是說「性需求」的必要性嗎？我不確定。不過這一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：我要找著前兩次那熟悉的長髮身影。我走向前攔住了山姆，將錢交給他後便各自行事。

黯黑的幽長巷弄，滿滿濃烈的脂粉氣息不時鑽進我腦裡。眼前有的裝扮成小蘿莉，但更多的是妖媚如狐，全都溫柔地攬著客；艷紅的唇說明著時間和價格。我心中不禁對她們升起無限崇敬之意，因為她們永遠都不會對我說：「我要離開了……和他一起……」，更不會在演奏一部漫長的情慾樂章時，離譜地脫離樂章裡的情感。所以我不會摔裂她的提琴，用鋼弦絞斷她的頭顱，優雅地用她僅剩的弓，刺入自己的臟腑。

眼前熟悉的長髮身影出現了，我緩緩走近看著她臉上的脂粉，嗅著她的氣息。她一見著我，就主動牽起我的手開口：「你又來了……進來吧……」我問著同上次一樣的問題：「壹仟塊，十五分鐘？」長髮身影聽罷，懶得回覆，拖著我的手進了狹小的房間。接著，我便以劇本的形式再次演出這場明買明賣的性愛戲碼：

序場／夜／內．狹小房間／漢威、女子

△ 無窗的房間約莫二坪大，地上置放一張廉價單人彈簧床，罩著粉紅色斑駁床單。床邊矮櫃上有盞昏暗的檯燈、一只小型鬧鐘、一包衛生紙。床邊的地上有一個無蓋小垃圾桶，以及三十公分直徑的水盆。垃圾桶內，有使用過的幾張衛生紙與保險套，分離式空調懸掛在牆上。

△ 裸露下體的漢威以及長髮女子牽著手，走進房間。

女子：你先等一下，我去裝熱水。一下子就回來了。（微笑看向漢威，走近床旁，彎腰拿起水盆走出房間）

△ 漢威沒出聲，看向女子出門的背影，脫下僅剩的上衣，裸體坐在彈簧床上等候，不時張望房間內的垃圾桶、衛生紙、保險套以及昏暗的檯燈。

S：01／夜／內．狹小房間／漢威、女子

△ 女子捧著臉盆進入房間，臉盆裝了六分滿的溫水，有一條毛巾漂浮在臉盆裡。

△ 女子走近漢威後，用優雅的跪姿將水盆置放在漢威身前。接著，側身用溫水和毛巾專注擦拭、清洗漢威的下體。

△ 漢威看著女子濃豔裝扮的面容，下體逐漸勃起。伸

手撫摸女子的長髮。

漢威：洗得差不多就好了。（低沉的）

△ 女子抬頭，停下手中的清洗動作。起身脫下上衣以及胸罩，裸體的胴體展現在漢威眼前。

女子：你先躺下……

△ 漢威依言仰頭躺上彈簧床。

△ 女子走近檯燈，將昏暗的燈光旋扭得更暗一些，接著拿起鬧鐘，壓鈕計時。

S : 02 / 夜 / 內 . 狹小房間 / 漢威、女子

△ 女子坐上床邊撫摸漢威的胸、腹，邊伸手拿出床頭櫃裡的保險套，接著用嘴將保險套戴上漢威下體。

△ 漢威閉上眼，享受女子的口交，伸手輕柔撫弄女子乳房一陣。

漢威：差不多可以了，不然時間不夠。

△ 女子趴在漢威身上，兩人交纏親吻。彼此撫摸後，女子坐起並張開雙腿，讓躺著的漢威下體進入她的體內。（兩人呻吟）

△ 漢威持續撫弄女子乳房，女子上下前後持續擺動。

漢威：妳不會離開（低聲）……不會……（高潮前面容扭曲）

星垂平野〈沒有他方〉

△ 漢威射精（呻吟），女子擺動停止。兩人喘息，額頭微汗。

△ 性交結束，女子趴在漢威身上，拿起床頭櫃上的衛生紙，將漢威的保險套取下，擦拭後丟入垃圾桶內。

女子：時間還沒到，你可以再躺一下……我去換水。（起身穿好上衣，拿起床邊的臉盆，離開房間）

△ 漢威以大字型躺在床上，閉眼，沒有任何表情。

S : 03 / 夜 / 內 . 狹小房間 / 漢威、女子

△ 女子捧著臉盆進入房間，臉盆裝了六分滿的溫水，有另一條顏色的毛巾漂浮在臉盆裡。

△ 女子走近漢威，依然用優雅的跪姿將水盆置放在漢威身前。接著用溫水和毛巾專注擦拭、清洗漢威的下體。（漢威閉眼）

漢威：這是第三次找妳了，怎麼稱呼？（漢威睜眼看向女子）

女子：叫我安琪拉就可以了。（擦拭動作繼續）漢威：天使……我會記住……我叫漢威。

△ 女子點頭後沒表情、沒應聲。此時鬧鐘聲響起，女子停止清洗。

女子：時間到了，你起來穿衣服吧，外面會有人收錢。

漢威：好，我知道。（起身穿衣，準備離開房間）

△ 漢威穿好衣服離開房間前那一刻，兩人四目相望，彼此微笑。

天使：漢威，下次記得再來找我……

漢威：好……（點頭，緩緩轉身離去）

四場戲，十五分鐘。離開前我付了一千塊。天使……我應該會記得。我在黯巷蟲洞裡，再也不用和雞兔籠裡紙本上二次元的吉澤明步、天海翼，以單手性愛。再也不用讓蝌蚪無力地在斑剝潮濕，僅容轉身的開放蹲式馬桶裡浮沉。

和山姆會合後，我看著他一臉滿足的淫笑，步伐輕盈地往城市廢棄車站前行；山姆健步如飛，轉頭對我說走快一點。我們和遮風避雨的溫暖小房間、廉價彈簧床、天使們告別，期待下一次在圓圈裡，重覆淡出淡入的時間與空間。夜幕上有天女灑下花朵，我和山姆身上片花不沾，回到廢棄車站的紙箱上，和蚊蟲嗡嗡吸血的夜共眠，伴隨城市車流脈動的喧囂。

我聽著周遭越來越吵雜的人聲、車聲，整晚嗡嗡捕食的吸血蚊蟲，也在酒足飯飽後成群的回家。抬頭看著天色微微漸亮，朋友們還在夢中，我點著了第五根菸。起身走向與廢棄車站距離十分鐘的便利商店。熟悉的路，熟悉的店員，走進店內拿了兩瓶酒，到櫃臺買了兩包菸後，便坐

在店外的行人椅上。我用打火機敲開瓶蓋，十九度的料理酒，一口氣喝下半瓶，喘了一口大氣。接著將酒倒進六百CC的塑膠飲料罐裡，這是山姆教我的；他說拿著玻璃酒瓶四處走，很容易有麻煩的事。二瓶酒五十四塊；退瓶四塊。加上最便宜的二包煙一百五十塊，總共二百塊；我是帝王，像狗一樣驕傲地活著。

天亮了，我帶著酒回到廢棄車站。斑駁牆上巨大的老時鐘，依然以圈圈的方式，毫無意義地走著。清晨五點，城市開始甦醒，巨大的噪音，讓朋友們無法入睡。我將酒遞給醒來的納許。他順手接著，睡眼惺忪地一口喝完瓶裡的酒。莉雅則很自然地拿走我手中剛點著的第六根菸。我順口問：「待會兒去哪？」納許說：「先把紙箱收一收，今天不要去排工了，等下去速食店坐一下，然後八點半到圖書館吹冷氣、睡覺……」

和往常一樣的日子，沒有早餐。圖書館趴一下之後，約莫在十一點，就要走到庇護站領取中餐，晚到就得餓肚子。然後再走回圖書館吹冷氣、睡覺……一直待到下午四點，再到庇護站領取晚餐。有一次，山姆癱了的那條腿，紅腫發炎沒辦法走路，我問庇護站的義工：「我的朋友生病了，沒辦法走過來，能不能幫他拿一份？」我清楚記得，他是這麼回答的：「我是他老爸嗎？不過來就不能拿！我怎麼知道你多拿一份要幹什麼！」我沒接話。手中拿著一

份餐，靜靜找個角落看著義工分發吃食，直到發放時間結束。然後……他們把剩餘的食物倒進餵水桶……那晚，我與山姆兩人合著吃一份晚餐。

天氣好的時候，吃完晚餐我們會到港口廣場欣賞街頭藝人的演出，我們蹲坐在人來人往的廣場，以王者之姿大口喝酒、喧嘩……享受路人不敢直視的榮耀。到了晚上九點，走回廢棄車站，繼續讓酒精稀釋我們的情緒。接著，想睡的睡，有酒喝的繼續喝……日子，這就是日子。圖書館是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，周二到周日早上九點開放，晚上九點關門；有空調、書報、影音室、廁所、飲水……而且我們的身邊，總是有些空位，但空位不准臥躺，有些遺憾。有時二十四小時速食店員，看著我們臉上的標籤，會不准我們趴在桌上；不然就用我們沒有消費的裡由驅趕我們。其實就算驅趕也不要緊，到處都有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，白天店內的桌椅仍然可以趴下休息。

這樣的生活幾個月了，日子以圓圈的方式，一再回到原點，但不再緊箍著我的脖頸，我終於能喘息呼吸。我們有時工作賺錢，有時沒工作的時候，就閒晃喝酒。不過這都不要緊，我們還是活著的；像第歐根尼榮耀地活著。常常我會想起二千多年前，那位熱血的年輕人，既教導我們愛，也說：「我來，並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……」但祂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。或是想到更早之前，

那位王子年紀輕輕就拋下了妻兒父母和所有的榮華；放逐自我，在流浪中思索生命，最終在畢鉢羅樹下想通了所有事。

我在圖書館時，經常不是趴著睡覺，更多時候和在雞兔籠裡面一樣，依然是閉上眼睛，鑽進書本的文字裡，任由靈魂飄浮在無垠的暗黑中；試著找到一點可能的光。我希望這樣的日子一直下去，直到我將所有的身體內、外的喧嘩噪音用文字寫下，讓所有喧囂埋葬在紙上；並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。大大地寫著四個美麗的字：「沒有他方」。

◎非跳躍

這幾天，因為納許即將離開，我和他都沒去排工，整天在速食店、圖書館閒晃，在港口廣場席地喝酒。莉雅回去家裡盥洗了幾次；替換衣物、偷拿些零錢、吃食。我想她這樣的行為總有些什麼意義才對。山姆一樣蹲坐在騎樓、地下道、天橋上，面前放一個破紙碗，不停地對眼前飄過的梨子、蘋果點頭；而他在夜晚收工時，仍然會帶些酒菜回來。

這一樣是雞和兔的關係。無論裡面、外面都是雞兔同籠；不同的是，籠子的大小罷了。「裡面和外面，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，移到一處大地方！」這句話從我腦中原本

收音不清的電波，清楚變成了搖滾嘶吼聲。山姆用乞討來的銅板換成酒菜，酒菜換來廢棄車站裡七八個朋友的接納與友誼。如同我在裡面，因為沒有家人朋友探望以及金錢的支持，所以我幫屬雞的清洗內衣褲、囚服，也多擔負一些原應均分的清掃、洗碗工作，藉此換來一丁點的日常生活用品，以及融入團體的某種「被需求者」的身分。我瞭解，這不只是勞力付出與收穫的關係，更多的是貼上兔子圖案的服務標籤，讓雞的尖爪利喙，不會撲到我身上。

馬克思某部分是對的，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主要特徵。資本主義的鬥爭，美其名標榜自由競爭，但這樣的競爭必然無可避免地造成金字塔型社會階級結構；因此「永遠」會有最低層的一群；若不是你，就是我或他。馬克斯把這最底層的一群定義為「無產階級」，而且認為資本主義最終會被無產階級推翻。他雖然一眼望穿數千年人類歷史的進程，然而因為他從不曾真正生活在底層，所以他永遠不會了解無產階內部，也必然存在權力鬥爭與矛盾。他的共產概念註定將以文字的形式，靜靜埋葬在非線性歷史的洪流裡。

社會階級流動對老殘窮的人而言，是奢侈的。納許有條件脫離最底層，是因為年輕壯碩。莉雅只要肯回家，立即就解決露宿街頭問題。山姆因為癱腿，加上沒有學歷背景以及家庭支持，除了中彩券，這輩子是不用多想了……

但對我而言，階級流動是完全不必要的，我對「活著」沒有任何企圖心。如果真有什麼值得我希望，或是我有一個願望能實現，我會對上帝許願：「請讓那港口巨大的遊輪沉沒吧……」藉著祂的許可，我在圖書館裡撿了幾張紙，向周遭的人討了一支筆，為這些街頭的朋友們，寫了幾首詩。然後在廢棄車站的角落裡點火燒了它，和著口中的酒吞下灰燼，讓身上沁骨的寒意立即止痛，讓那些美麗的詩句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、成為我自己；或是成為與上帝連結的一絲線索。

我優遊在城市陰暗潮濕的角落孑然一身，身無長物。口袋裡剩下的勞作金早晚會用完，不過那一點都不重要。我只是一條狗，要金錢幹什麼呢？我有解決吃食、飲水、盥洗、性需求的方法，有大量的、免費的文字圖書讓我思索，我非常滿意這樣的生活。我像一隻大跳蚤，寄生在資本主義過度消費後，大量落下的肉屑殘渣裡，在資本主義的豐饒羊角的垃圾堆中，優雅地欣賞這個港口城市永無止歇的日昇日落與月色雲霧，而非焦躁不安地跳躍、汲汲營取那些毫無意義的擁有。人，怎能夠擁有什麼呢？忘了是誰說的：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……」所有的存在，不過是光影的投射。我們相信電影，它自然就會成真；但事實不過是一臺投影機器，將光線投射到布幕，然後由布幕上的光影，組合成一個又一個我們信以為真的人物、故事。

納許離開前一晚，我和莉雅、納許、山姆，四個人找個便宜小攤子叫了幾個小菜，買幾瓶米酒，算是為他餞行；因為怕麻煩，我沒多找其他朋友。吃吃喝喝中，莉雅一如既往喝醉了，和納許在小攤子大聲爭執。莉雅希望納許不要離開，納許希望莉雅跟著他到另一個城市過新生活……這是一條繩索兩端的拉扯，如果繩索過於脆弱，很快的就會斷裂。納許帶著酒意：「為什麼不去？那裡有宿舍，有穩定的工作賺錢，有休假，我為什麼不去！每天睡在車站很好嗎！妳不跟我去，就滾回家！」他的音量非常大，像是怒潮拍打著海岸，一波波轟隆隆的聲音在耳邊乍響。小攤子老闆出來關心，我幫著解釋幾句，老闆很客氣地要我們小聲一點，不要打擾到別的客人。但他的話才說完，莉雅就依著喝醉的往例，不顧老闆的警告，用更大的音量，拉高八度音嘶吼：「我為什麼要跟你去！我的家在這裡！你到外地工作就一定穩定嗎！我如果和家裡說一聲，說不定就可以帶你回家住！」其實我知道莉雅不去的原因；是因為她只是暫時負氣離家，她只要對家裡低頭，隨時可以回家。她話一說完，老闆就真的受不了，出來鄭重警告：「再吵就離開！」我允諾老闆後，三個人就陷入莫名的寂靜裡，各自喝各自的酒，想著自己的心事……而山姆始終不發一語地大吃大喝，毫不在乎。

十二年前她對我說：「我要離開了……和他一起……」，現在納許和莉雅則是兩個人「都不想離開」。

「人生而自由，卻無處不在枷鎖中……裡面和外面，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……」這些聲音，一句句在我腦袋中混雜迴響不停，並以電吉他 overdrive 破音效果嗡嗡不止。我忍不住遮住兩耳，卻因頭顱共鳴讓我聽得更加清楚。我清楚聽見十二年前她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，揮灑在純白的牆上……聽見遠方的嘶吼、掙扎、哀嚎的迴音，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。我猛然拿起桌上的酒，一口喝完剩下的大半瓶，想把這些無法忍受的噪音用酒精淹沒。但我錯了，酒精真實的身份，是一臺真空管擴大機，持續放大我腦中的聲音……直到我醒悟後，趕快灌下另一瓶酒，擴大機才因短路而啞然了。時間以非線性的旋繞方式讓我暈眩、嘔吐……酒精也是。之後，我連誰付的帳，怎麼回到廢棄車站，怎麼鋪好紙箱都不記得……

睡到半夜時我醒了。頭痛欲裂、視線模糊。點了根菸，搖搖晃晃起身，往不遠處的公共廁所走去。接近公廁時，我看見莉雅獨自一個人，蹲在無人的女廁門口。她見到我，便起身過來拿走我手上的菸，將胸部貼著我的身子，帶著醉意輕聲對我說：「你要不要？」說完便看向公廁。我還在暈眩、嘔吐的狀態中，問：「什麼？」她沒接話，伸手就摸向我的下體。我下意識撥開了她的手，獨自一個人走進男廁，沒理會她。但莉雅跟在我身後也快步進了男廁，隨即擋在我面前，一件一件脫下她身上的衣物，並將胸罩拋向我。一絲不掛的瘦弱蒼白，赤裸的身軀呈現在我的眼

前。她說：「我跟著你……」我沒接話，繞過她走向便斗。直到尿完後轉身離開公廁前，我突然醒悟了什麼，回頭對愕然的莉雅說：「妳把衣服穿好吧……」我知道街頭生活，各有各的求生方式，她正在尋找另一張保護標籤；用她的「身體」或所謂的「愛」來交換……

在這個花花世界裡，所有現在、未來的現象或想像，相對於永恆來說，其實都不足為奇。若說這裡面有什麼值得記憶的，我想也僅有「愛」，與隨之伴生而來的矛盾、衝突與和解。我們集體做著天堂裡愛的美夢，在恍惚中用僵直的身軀，發出無意識的呢喃與嘶吼，在驚悚的氛圍裡，燃起與悲哀共生的地獄之火。熱烈的火焰炙燒著靈魂，痛與撫慰並存，我們藉由著彼此撕裂與嚙咬，有著愛的傳統；在愛裡，我們成為集體，成為不再孤單。

但「人生而孤獨」是逃避不了的宿命，在這樣逼近的檢視中，「愛」不過是「孤獨」的「假性解決」，是「孤獨」的「暫時替代品」；於是，我終於瞭解愛的侷限，也瞭解了孤獨的必然。然而，愛雖然本質如此不堪，但沒有愛的世界卻更荒涼、更死寂…所以，我們會原諒自己在愛的矛盾、衝突，與殘忍的血腥裡所得到的暫時麻痺、解放與出口，但或許……在某個不可預知的片刻，我們得以跳脫時、空與角色的三重束縛之繭，我們得以從上帝的視角窺見一絲絲的真理；看到「愛」做為一種

雙面刃的力量。

從我離開莉雅的那一個剎那，我彷彿懂得身為人的孤獨天命，懂得不再以愛之名行事，懂得在放開緊握的愛之後，與孤獨和悲傷共處……而不是緊緊高舉愛的旗幟，沉醉在永無清明的無間煉獄中。我似乎開始懂得，在孤獨中歡笑與歌唱，把握每一次，隔著遙遠山頭唱和歌曲的機會。懂得找著氣味相同的傷者，彼此舔舐傷痕，懂得被傷害的苦痛；懂得遠離以愛之名的殘忍，懂得十二年前那幅蒼白抽象畫作……

離開莉雅後，我往曖昧霓虹黯巷前去找天使。幽長黯巷依然是下體裸露的男男女女，攬客聲、呻吟聲、吸菸聲……脂粉味、香水味、費洛蒙味……我來這樣吵雜的地方是想找到一點寧靜。不遠處看見裸露下體的天使正與裸露下體的男人走入二坪大的房間，我靜靜地在門前座椅上等著。抽完第三根菸，男人離去後，天使出現在我的眼前。她笑著走近對我說：「進來吧……」說完便拉著我的手起身。

依然是約莫二坪大無窗的房間，單人彈簧床、粉紅色斑駁床單、床邊矮櫃、昏暗的檯燈、小型鬧鐘、一包衛生紙、無蓋小垃圾桶、水盆。垃圾桶內使用過的幾張衛生紙與保險套、牆上的分離式空調……熟悉的場景；

我和天使牽著手。

天使轉頭微笑看著我說：「你先等一下，我去裝熱水。一下子就回來了。」說完後走近床旁，彎腰拿起水盆。這時候我對天使開口：「不用了，我只想要和妳聊聊天，錢照算可以嗎？」她訝異地看著我問：「你不做？聊天？為什麼？」我沒回答，自行坐在彈簧床上，示意她也坐下，接著提醒她把燈光弄得更昏暗些，把鬧鐘壓鈕計時。

我靜靜地從過去的工作開始說起，以及十幾年前如何認識她，如何和她共同生活，直到她說：「我要離開了……和他一起……」然後我緩步走向廚房……接著遠方的嘶吼、掙扎、哀嚎的迴音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……我剝下了她的頭顱，然後用弓刺入臟腑後蹲坐在街頭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天使聽到這裡時表情雖然蒼白，卻沒有什麼恐懼，然後鬧鐘響起了。我緩緩說：「加節，錢照算……抽菸嗎？」天使點點頭。我點著兩根菸，遞給她一根後，她轉身把鬧鐘壓鈕再次計時。我接著說起泛黃碎裂的報紙上油墨刻印著：「冷血斷頸，又一情殺」，說起這個港口城市的故鄉和家人，說起醫院、判決、雞兔籠裡的故事，說起卡謬的石頭、盧梭的枷鎖、海明威那條大魚、第歐根尼和遮住陽光的巨大豪華遊輪……一根菸抽完又點了一根，然後鬧鐘響起了，我繼續要她加

節，錢照算。天使對我說：「你這樣子錢夠嗎？」我直接掏出所有剩下的勞作金遞給她：「這樣夠嗎？」她點點頭：「很夠了……」然後將錢還給我，再次轉身讓鬧鐘計時。

我繼續說這幾個月街頭生活，說起納許、莉雅、山姆和其他幾位街頭的朋友，說起我的「沒有他方」……就這樣，二個小時過了。這兩個小時，她除了靜靜聽我說話，就是陪我抽菸以及轉身讓鬧鐘計時……時間以非線性的圓圈，創造出前行的錯覺，我瞭解，其實這個宇宙原無前後左右；一切都是因為有了自我。重力、時光，空間，是物理現象……前後左右、過去現在未來，是自我意識的座標……原來，我們這麼害怕消失；這麼害怕虛無……就連今晚和天使的兩小時也是。

離開前，天使免費奉送我十五分鐘的肩頸按摩，她說不用計時付錢。末了，她牽著我的手送我出門，一如往常的她說：「漢威，下次記得再來找我……」接著多說了幾句：「朋友都叫我『鴿子』，安琪拉只是工作時告訴客人的稱呼……」我向她點點頭：「好……鴿子小姐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會再來找妳……」緩緩轉身離去時，我的腦袋裡響起一片寧靜，不知是哪本書的聲音對我緩緩地說：

我無法證明我活著；除非我死去。但是當我死去時，我又該如何證明活著？也許生死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我們是什麼樣的狀態存在。是一片枯黃飄落的葉子？還是物質三

態？總不會是深埋在土裡的聲音，或僅止於質能互換吧！我不知道；沒有人知道。沒有人知道，是不是就沒有了答案？我還是不知道。魚不知道活在水裡，飛翔的鳥不知為何飛翔，雲朵不知道會為川河大海落下雨滴，我永遠無法理解這些奧秘。除非我不存在……

這些聲音在我腦中反覆迴響，但我瞭解這些問題不過是老狗在夕陽下追著尾巴的無解把戲；而我，正緩步走出蒼茫虛無的霓虹黯巷。我莫名地舉起手，在空氣中隨手寫下一首短詩送給鴿子小姐，我想我的舉止，一定像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，不過無所謂，一點都不重要。

【野 · 鴿子】

妳不野，也不是沒有家
喧囂吃人的天橋，僵挺穿天的鋼骨
灰藍羽翼，包覆人心陰鬱罅隙
舉臂躍下，我同妳巡弋城市的優雅

回到廢棄車站時，朋友都醒了。唯獨莉雅不在納許身邊。我和納許在速食店、圖書館閒晃到中午便送他去坐車。他終於脫離了他一心想脫離的街頭，站在一個可能的中產階級起點的時刻，火車到了。幾個朋友三三兩兩前來送行，莉雅沒來。沒人提起她，我知道她終於離開街頭回家了。

我將身上剩下的幾千塊錢拿出一些，私下塞給納許，他沒多說什麼就收下了。然後我們擁抱，不知道再次相見的時刻會是在那一個圈圈裡。幾個月的相處沒有遺憾，也沒有爭執與抱怨。很好……我和周遭的朋友們完全一樣了，再也不是曾經的兔子，或更早之前的中產階級……六百CC的米酒，十九度的酒精，二十七塊錢就是一場歡宴。酒後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、故事，都有自己所認知的是非對錯。納許是我的朋友，不是因為 A 原因或 B 原因；完全是因為他對我的關照。他是我的老師，一步一步帶我走過這一遭……在街頭、路邊、天橋、地下道、在排隊領餐盒的庇護站、在店家的白眼裡，在海港城市多蚊蟲的夜晚……現在他離開了，我會在街頭活得很好；只要那艘豪華巨大的遊輪不要遮住我的陽光。

送走了納許，我買了兩瓶酒用飲料罐裝好後，退瓶四塊錢。我在街頭巷尾閒晃，沒忘了去庇護站、教會領吃食、沒忘了到圖書館睡覺、看書、寫字。我蹲坐在路旁喝酒，街頭的行人來來往往，衣著從短袖 T 恤換成襯衫、外套、大衣、圍巾……我抬頭一看，車站上的巨大電子溫度計看板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顯示著攝氏十二度。我的面前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放了一只破紙碗；碗內還有些許銅板。好心的路人將回收的大衣送給我，我收下後心裡很感謝。冬天和夏天在街頭生活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我開始學習保暖，學習躲避風雨，學習在沒有吸血蚊蟲嗡嗡的夜晚蜷縮入眠。

在街頭我遇見莉雅兩次。她依然蒼白，但體態豐腴了些。她的穿著像是往來的行人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她把自己用五彩的美麗紙張包裝成盒子，而且在盒子繫上緞帶材質的高級蝴蝶結，像是隨時會乘著風，翩翩飛起的梨子或蘋果。她沒和我打招呼，我想是因為身旁有一位衣著乾淨的男人，所以我也沒和她打招呼。我們就這樣擦肩而過，連目光都沒交會。很好，她終於做她想做的自己；就像我終於做我想做的自己一樣。但令我意外的是鴿子小姐，居然偶爾會到廢棄車站來和我聊幾句，要掏錢給我，我拒絕。我對鴿子小姐說：「我過得很好，這些錢都是不需要的。」幾次之後，她就沒出現了。不過，這都不重要，我該說的、想說的，都在那晚付出八千塊錢後說完了。原來她不是天使，是凡間有家的、自由的鴿子。我依然會想像她裸體的胴體，會想像她的香水味和脂粉味，從那些味道裡，我知道鴿子小姐也有自己巨大的故事，但我已經不想去瞭解，這世上誰的背後沒有故事呢？

跨年時我和山姆混在人群裡，欣賞資本主義的嘉年華會，撿食不慎落下的肉屑殘渣，在豐饒羊角的垃圾堆裡優遊，欣賞扭腰擺臀、袒胸露乳的歡唱演出。周遭人群臉上洋溢著真實的笑容，情侶牽手擁抱接吻。倒數計時到最後一秒時，響起滔天的歡樂聲，我的心卻很寧靜。大家都很快樂地在一天又一天、一年又一年的圓圈裡，假象地向前進，這也沒什麼不好。

散場後，山姆對我說他要到另一個城市去了，我訝異地問為什麼，他說待在同一個地方乞討，行人看久了，認識你之後，銅板就會越來越少，所以他要離開這裡到鄰近的城市去。我問什麼時候要走，山姆說過幾天吃完社會福利團體的愛心尾牙之後就走。我聽完了，只拍拍他的肩，沒說什麼，在心裡默默祝福。

人生在世，在不被徵詢意願的狀況下，來到這個世界，又往往在不願意離開的情況下，被迫離開。其中更可悲的是，在生與死的兩極中，連選擇生活的方式都是一場艱難的抗爭；生命在這種既無力又無奈的狀況下波蕩，晃著晃著，就讓人禁不住暈眩了。我一直試圖在這樣的晃蕩中，找著一點什麼。沮喪的是，在尋找的過程中，我因著各種喧囂煩躁不已，我厭惡這種在耳邊盤旋不止的聲音，但也開始慢慢學著欣賞這種喧嘩。

我常常買兩瓶酒用飲料罐裝好後，退瓶四塊錢，蹲在路邊看著街頭的行人來來往往。行人的衣著從圍巾、大衣、外套、襯衫、又換成短袖 T 恤。某個時刻，我抬頭一看，車站上的巨大電子溫度計看板顯示著攝氏三十度；夏天了，海港周遭不知道為什麼有異常尖銳的蟬聲一波波傳來。

在傾聽蟬聲的那一刻，我抬頭瞥見面前有一輛失控疾駛的轎車向我猛衝來，那個剎那我身心舒暢地笑了。緊接

著，我聽見巨大的碰撞聲，但身體卻沒感覺到任何痛楚，瞬間就陷入暗黑的寂靜裡。我在暗黑裡不知飄浮了多久，遇見了此生每一個片刻層層疊疊的我；我們成群地探討時間、空間，探討生活。其中，有襁褓中的我、有童年的我、有青春期的我、有中產階級的我、有初識她的我、有剝下她頭顱的我、有拿著弓刺入臟腑的我、有雞兔籠裡十二年的我、有街頭的我……無盡延伸的暗黑中我不經意發現了一點光，我朝著那一點光，靜靜地走著走著……不知走了多久，周遭的喧嘩逐漸消失了。那個時刻，我終於清楚知道，我的人生至少有一件事要做：就是寫完「沒有他方」。

大概一個月左右吧，我出院了。住院期間，納許不知從哪裡得到的消息，帶著新交往的女友，趁著休假來看我一次，而且塞了些錢給我。我問他生活得如何，他黝黑的臉龐微笑對我說：「工作辛苦，但很穩定，很好……」而藉由著觀護人，我的家人也得知我出獄的消息，來醫院看了我一次，大概因為覺得我活得很好，就沒再來了。觀護人和車主積極交涉，善意地幫我爭取賠償，因此車主賠了我一筆錢，不過這些都不重要，一點都不重要。出院後，我依然蹲坐在路邊喝酒，偶爾去找鴿子小姐在小房間裡聊天。我活得很好，像山姆癱了一條腿卻不知所蹤一樣好，也像路邊的狗曬著太陽一樣好。

之後每月兩次的觀護人以及管區警員報到，我都會刻

意整理一下自己的儀容，穿著最乾淨體面的衣物。他們每次問起我的工作和住所，我一律堅持回答做粗工和住家裡；他們也從沒去調查過，大家都樂於敷衍了事，不多生事端。路上行人依舊匆忙，我心裡卻越來越平靜，藉著資本主義裡豐饒羊角的垃圾堆，我在圖書館裡慢慢地，用筆和稿紙一個字一個字寫著「沒有他方」。我每寫一個字，周遭的喧囂就減少一分。車流聲，身體容器裡的對話聲，流浪朋友的夢囈聲，寒冷的顫抖聲、炎熱的流汗聲、燃紅菸頭的霹啪爆炸聲，山姆的淫笑聲，一年前納許、莉雅在公廁交媾的呻吟聲、我在曖昧黯巷的小房間裡和鴿子小姐的對話聲、十二年前的動脈嘶嘶噴鳴聲、車輛巨大碰撞聲；一一離我遠去。我終於讓聲音變成啞啞的文字，讓喧囂埋葬在紙上。我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；墓碑上，用我在裡面學到的書法，大大的寫著四個字：「沒有他方」。

我依然常常蹲坐在路邊，面前放著一只破紙碗，偶爾排工、偶爾閒晃；我活得很好。我的腦中浮起一齣從十幾年前蹲在路邊開始，直到我現在蹲在路邊結束的冗長電影。依然是一個圓圈，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……我想起在那輛疾駛衝撞過來、我面臨非自願死亡的那個片刻，有一種莫名美感瞬間升起，讓我覺得身心暢快，我優遊在生命與死亡並存的世界裡，一個存在同消逝的交會點上：我終於知道，原來我們從未分開，原來我和你、和十多年前的她、和所有的人在圓圈裡無論生死都從未分開……我

再次舉起手，在空氣中以書法的筆觸，寫下一首短詩送給在圓圈內從未分開過人們。當然，我的舉止一定像是精神有問題的人，不過無所謂的，這一點都不重要……

【走 · 鐘】

攀著分針秒針，每個圓圈都是禁錮
起點與終點模糊了線性；沒有他方
藏身一面扭曲生活的凸鏡裡，彷彿
月、地球與日；或夜幕流淌的銀河

◎ 後 記

卡謬所寫的「異鄉人」主人翁，因著對母親的死亡所表現出的疏離冷漠，在審判他另行涉及的殺人罪行時（其實應該是莫名所以的誤殺），被指控為無情的謀殺，而被判處死刑。他想活，卻也接受死刑，他害怕死亡，卻也害怕活著。他在獄中拒絕向神父懺悔，不是因為宗教信仰，也不是因為他不認罪，只是因為他不想在活的時候像他們一樣，連死的時候也要像他們一樣。

我試著想像他腦海中的聲音：「是啊！他們無時無刻都在逼著『我』應該和他們一樣！但是我拒絕。在我生的時候就如此，死的時候更應如此。」我完全懂得他那一刻的堅持；勇氣，絕對的勇氣。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得到，但

是我希望如此，我想活得像「一個人」。

我會繼續以「一個人」的姿態在街頭活下去直至結束。我在圖書館寫完了「沒有他方」，埋葬了所有喧嘩，領會了寂靜與孤獨。周遭的一切，與我的距離是不可逾越的天塹，於是我走上了孤獨這條路。我知道在「一個人」的生命路上，同行的人始終寥寥無幾，能坦然坐下，就著面前熊熊篝火與杯中烈酒高歌的機會不多。天亮了，我們會在各自踏向各自旅程的前一刻祝福彼此：「儘管我們孤獨，卻不寂寞……」

我蹲坐在港口廣場自在地喝酒，前方有兩位看起來像是老師的年輕女人，領著一群衣著整齊的小朋友，整齊地列隊前進，整齊地唱著童歌，整齊地微笑。依稀聽見是我自小熟悉的曲調，聽著聽著，我的臉上有了微笑；跟著輕哼起來。老師、小朋友們經過我的面前，不經意將目光轉移他方，我真誠地笑了。笑容裡當然沒有悲傷，因為我是王，像狗一樣驕傲地活著；我蹲坐在路旁喝著酒……想著……想著……

(完)

小說組 評審獎 〈沒有他方〉評語 / 巴代

「沒有他方」是個宣言，宣示世界觀只有一方，就是「當下」，不去思慮明天、前景，除了記憶，不去陷溺在過往回憶、情緒。於是，寫就了〈沒有他方〉這篇以第一視角敘事的小說。作者既線性又非線性，既跳躍非跳躍的書寫，以小說、劇本、詩的結合形式，呈現因為愛而痛下殺手的兇殺、監獄、街角、私娼寮的情境與內在的掙扎，令通篇充滿鮮活、細節又顫慄、驚悚的既視感。而從未淡稀的感情與結局的自我釋懷與滿足，卻也給人有了一點平靜與忍不住要輕聲祝福。

這是少見的題材與卓越的書寫成就。

